

重庆全民阅读现状调查⑤

读书会遍地开花，你参加了吗

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读书会活动。(资料图片)

□本报记者 赵欣

“故园是我写作的根，小人物和故事是我写作的魂。我在用文字替自己搭建一条精神回乡的路。”3月12日上午，南岸区龙门浩拾己书局，新一期拾己故事会上，青年作家吴佳骏正分享新书《我的乡村我的城》。

同日下午，长江对岸的解放碑重庆书城，“《大学》的古为今用之法”公益读书活动正在进行。书香氤氲，十余位书友在阅淘读书会联盟旗下无涯读书会会长南希引领下，从传统典籍中汲取智慧和营养。

2022年春天，“全民阅读”已连续第9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放眼当下，各类读书会在重庆遍地开花，它们主题多元、形式多样，作家、艺术家、普通书友……爱书人以阅读之名坐到一起，交流、学习，共同成长。

全民阅读，全民参与。作为全民阅读推广重要一环，重庆的读书会有着怎样的探索与实践？如何才能更好发展？近日，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走访。

需求旺盛 各类读书会应运而生

中国古代，以读书会的形式开展阅读活动由来已久。春秋时期，孔子与弟子聚会进行讨论与学习，被视为读书会的雏形。由此为起点，千百年来，文人雅聚、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绵延不断。

国内具有当代意义的读书会最早萌生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一线城市。那些曾习惯于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私人阅读者，基于共同的阅读兴趣和交流需求，自发形成了各类读书会组织，伴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广，渐成燎原之势。

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《2020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》显示，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知晓率达72.7%，其中，本地读书会知晓率高达26.7%，仅次于28.4%的机关企业/校园读书活动知晓率。

全民阅读的春风还在不断催生新的读书会。拾己故事会便是重庆最年轻的读书会之一。在“艺术让人成为人，故事让人生有趣”的理念下，拾己书局主理人赵登翠在今年2月开始“组局”，邀请嘉宾带上作品与读者见面，享受阅读，畅谈人生。

“为什么办读书会？因为我理想中的书店不是传统的静态售书场所，而是人们共同阅读、交流分享的公共空间，身处其中的我们才不会孤单，才能感受到更多的希望和温暖。比如这次的嘉宾吴佳骏，他的文采感动了读者，他的真诚更令人印象深刻。”赵登翠说。

同样年轻的还有重庆阿来读书会，会长瞿庭涓表示：“2021年底，阿来到重庆参加活动，诗人李元胜建议，阿来那么多书迷，干脆组织个读书会，没想到这个随性而至的倡议一呼百

应。看得出，喜欢阿来的朋友都有一起读书、交流的需求。后来才知道，我们是全国第一个阿来读书会。”

2018年3月成立的阅淘读书会联盟历史也不长，却已见证了重庆读书会的快速发展。负责人梁夏茜介绍，联盟是重庆新华书店线上平台“阅淘网”创办的社会文化团体，通过吸纳以读书会为主的各类文化组织开展公益读书活动，“这些活动是顺应全民阅读推广需求而举办的，2021年累计办了292场。”

作为阅淘联盟读书活动主要领读人之一，悦己读书会会长龙文羽这样回忆自己的初衷：“我爱看书，也爱分享，很多朋友都请我荐书。他们的需求让我思考，自己能为全民阅读做些什么。而2019年遭遇的亲人去世更让我认识到，活着就要做真正热爱的事，于是在本职工作之余，开始做起了读书会。”

同样受到需求和兴趣驱动的还有无涯读书会会长南希，2021年下半年，她辞职全身心投入读书会运营，“原本在企业也发展得不错，但我希望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。我身边也有很多同样志趣的朋友，我们决定一起携手，去帮助和影响更多的有阅读、学习、交流需求的朋友。”

对于樊登读书会老会员、大学教师董俊红来说，她的需求很具体：“当时我有了孩子，工作忙，还在读博士，通过听书来缓解焦虑，我也慢慢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，开始参加线下读书会活动。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，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书友，我觉得读书会的价值不仅仅是读书或分享心得，更在于因为读书，我们找到了可以理解的彼此。”

形式不同 阅读链接起更多可能

作家止庵认同董俊红的观点，他眼里的读书会正是这样的存在：“读书会就是一帮志趣相投的人，其实规模大小无所谓，更重要的是友谊。”

因为相投的志趣，众多爱书人相聚，阅读国学经典、碰撞真知灼见、探讨亲子教育……作为因阅读形成的“空间”，读书会聚集了不同话语与思想，源源不断地为城市文化建设增添着书香。如今，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，人们的兴趣口味愈发细化，读书会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多元。

悦己读书会坚持纯粹的读书分享，短短两年，已经发展了32个社群6000多位成员。这个成绩让会长龙文羽颇为欣慰，“我们的理念就是通过阅读，悦己、悦人、悦心。无论在主场重庆书城，还是进社区、学校等活动，我们都希望引领更多的人回归纸质阅读。”

在北碚，颇有名气的后书时代深阅读读书会会长杜秀敏拥有文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多重知识结构，以及十余年阅读推广经历，她的思考更深一层：“信息爆炸时代，阅读变得碎片、

功利、肤浅，阅读本身没门槛，但要真正学习，阅读必须成体系，我们倡导的‘深阅读’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，希望和‘浅阅读’形成对比。”她表示，“深阅读”是一种对阅读方法的探寻，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，我们的重点不在读书本身，而是传授阅读方法和策略，着眼于解决不同阅读主体身上体现出阅读能力差异性。这些方法古已有之，我们重新梳理、提炼，从而具备了大众化推广运用的价值和推动阅读实践的意义。”

着眼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和谐世家读书会，则更强调通过阅读去探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关联，通过建立起更积极的链接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。2021年9月，南岸区民政局推荐和谐世家读书会入选了腾讯公益公募项目。“我原本是做公益的，将阅读活动引入其中后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”会长温晓萍说，她发现阅读有助于帮助某些群体，“比如重度抑郁患者、濒临离异的家庭等，通过共同阅读建立深度链接，用一群人的力量去帮助个体，我们做到了，不但修复了夫妻关系，还治愈了书友的抑郁症，他们的人生都重新焕发出生机。”

位于两江新区的樊登书店重庆旗舰店的线下读书会活动，也希望通过阅读的精细化帮助更多读者。“疫情之前，我们每周都有固定的8-12场读书沙龙。”店长雷雨介绍，针对不同受众主题各不相同，“比如沟通表达、终身成长、情绪管理、投资理财、亲子教育等，既推荐书籍，也请老师做分享，这样的细分有助于活动的延续性，线下沙龙是对听书的补充，也方便读者形成更完整的读书体验。”

存有短板 身份资质等亟待解决

阅淘联盟与众多读书会打过交道，负责人梁夏茜注意到，虽然新读书会不断涌现，但也有一些老组织不再活跃，甚至消失。“这涉及到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，说白了涉及运营成本，无论是因兴趣自发形成，还是有公益或商业化目的运作，所有读书会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。”

对此，龙文羽深有体会，“悦己读书会坚持纯公益，不但不收书友费用，一些费用都是我们主要成员在做奉献。多年来我们志愿者换了很多，活动做得很辛苦。”

除了运营资金外，“人的问题”也是不少读书会先天的短板。“比如发起人、领读人的资质，是否有相关知识背景？是否具备现场调动能力等等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读书会门槛低，良莠不齐，似乎谁都可以发起。”南希建议，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对读书会发起人进行资质认定，“从源头上保证读书会的质量，才能确保其实践对于全民阅读是正向助力。”

同时，读书会的组织身份目前也略显尴尬。法学专业出身的龙文羽笑说：“包括悦己在内，很多读书会还没达到在民政局登记的

条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合法性是存疑的。”她表示，正因为注册不易，读书会的活动大多都要依托在民政部门合法注册过的阅淘联盟开展。

为了解决“身份”，杜秀敏的深阅读读书会纳入了北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，“他们为我们提供支持，我们也作为北碚区的志愿者服务队推广全民阅读，互相借力，各得其所。”温晓萍的和谐世家读书会则依托南岸区民政局慈善会，“我们在社区指导下为居民提供精准的文化服务，社区党组织也通过读书会更清楚地了解了群众的真实想法，是一种正向的促进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近年来，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探索政策法规对读书会引导、支持：早在2014

【延伸】

调查问卷+街采视频

“全民阅读调查”有深度有温度

□本报记者 赵欣

“今天你用‘数字’阅读了吗？”“我们为什么要推开书店的门？”“双减”之后，孩子们该怎么阅读？”“面对种类繁多的图书榜单，我们该怎么选书？”……2022年1月，“倡导全民阅读”再次被写入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》中，本报策划、调研、采访后于2月中旬推出了“重庆全民阅读现状调查”这一系列报道（共7篇），今天推出第5篇。报道以问题为导向，以现象为切入点，就全民阅读推广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、思考和探讨，连日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

在4月全民阅读月来临之际，我们把问题和现象分为阅读方式的变化、双减之后如何阅读、实体书店生存现状、如何看待图书榜单、读书会之于全民阅读的作用、出版业之力、乡村阅读现状调查七大单元，力求触及当前全民阅读的方方面面。采访中，记者深入市内各大书店、学校、图书馆、出版社、读书会等阅读发生的场景，不但充分听取专家、学者、学生、市民等全民阅读各方的声音，还设计调查问卷，从中获取大量一手数据进行分析，理论结合实际，展开反思与总结。

该系列报道通过重庆日报全媒体各平台与读者见面，除了生动详实的文字报道，也加入了短视频形式，传递了阅读参与者们真实的心声。报道被新华网、人民网、光明网、中青网、中国作家网、川观新闻、潇湘晨报、新浪等主流媒体报道。其中，《我们为什么要推开书店的门》一文，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全民阅读官方媒体“书香中国”公众号作为案例重点推荐。

“这是一组有特色、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向

年召开的北京共同阅读促进大会暨首届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，就读书会这一新的阅读组织形式予以关注；2015年、2016年江苏、深圳等地相继出台文件，提及政府鼓励、扶持阅读推广组织、个人开展公益性阅读推广活动，且应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等。2020年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《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》，指出“要充分发挥热心阅读推广的文化名家、社会名人的阅读引领作用，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、文化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阅读推广并提供公益阅读服务。”

“全民阅读推广工程浩大，读书会的发展也还要一步步来。政府已经非常重视了，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。”杜秀敏说。

度的系列报道，对于了解全民阅读现状并发现问题、总结经验、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”重庆作协副主席、西南大学教授蒋登科认为，这组报道从多角度切入，多侧面展开，采访对象众多，功夫扎实，揭示了当下全民阅读的多元性、丰富性和明显的社会成效。他同时建议，在持续关注大众阅读的基础上，也要关注专业阅读，比如人文学科、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阅读，甚至关注残障人士的阅读，因为他们也应该享受到全民阅读所带来的福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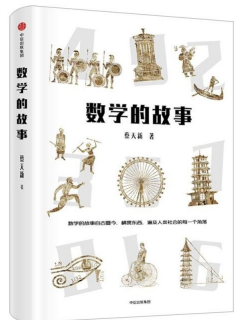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、重庆市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吴景姪长期关注本报读书版。她对系列报道中《我们为什么要推开书店的门》一篇印象最深，“其实我很惊讶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把进书店看书、买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。文章很好地呈现了当下重庆人的精神生活状态，也让读者对各种有趣的书店心生向往。我默算了一下，文中的书店去过其中一半，之后准备约朋友再去其他店看看。”

重庆阿来读书会会长瞿庭涓表示：“时代在发展，阅读习惯也在改变，年轻人通过手机看书、听书的越来越多，数字阅读打破了纸质的界限，我觉得在终端建设和内容来源方面还可以加强。”



扫一扫 就看到
你参加读书会了吗？
(有视频)

闲话《数学的故事》



□丁伯慧

我们天天在使用数学，却不知道数学是什么；我们从小就在学习数学，却不知道数学是怎么来的。很多人恐怕都会认为，数学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的东西，只等着人类去发现它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科学中的一切法规、定律等等，只不过是“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”。因此，数学并非一个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东西，它是人类的后天创造。

对于像我这种文科从业者来说，从小到大，数学都是无趣甚至痛苦的。这其实不怪数学，而是数学的学习方法把数学弄得刻板而机械。而蔡天新教授的这本《数学的故事》还原了数学有趣而好玩的真面目。在这本书里，数学就像一个个风趣的、有历史的老人，缓缓打开他的话匣子，告诉你一个个关于数学这辈子的故事。

我们知道了，数学不是神学和宗教的大敌。因为公元10世纪的教皇热尔贝就是一个

数学家，他做过算盘、地球仪和时钟，还撰写过一部几何著作解决了当时的一个难题：已知三角形的斜边和面积，求出它的两条直角边的边长。热尔贝担任罗马教皇期间，推动了数学在欧洲的回归和发展。

我们还发现，在古希腊，很多哲学家就是数学家，科学和哲学在那个时代是不分家的。从古希腊有记载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到毕达哥拉斯，到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，这些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数学家。哲学家们普遍对数学推崇备至，康德甚至声称，物质世界必然是欧几里得式的。

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数学已经变得好玩了，但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。这本书里还讲到了《水浒传》里的“神行太保”戴宗，试图揭示他“日行千里”的秘密；数学能够证明，诸葛亮亮的“草船借箭”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；有人怀疑肖洛霍夫的名著《静静的顿河》是抄袭已故作家克留科夫的，但数学里的统计学能够还原肖洛霍夫以清白。

无论是“数学的故事”“数学家的故事”，还是“有趣的数学问题”，作者都写得妙趣横生。但是，我们并不因为这本书写得好玩、有趣、好读，就忽略它的真正价值：它让我们从故事中来认识数学到底是什么，从历史中来发现数学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门学科。作为一本科普读物，把一个晦涩、沉闷的学科写得如此生动、好读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。这会让很多对数学望而生畏的人们，愿意去亲近数学、学习数学。因此，这本书不仅仅只是写给儿童看的，也是写给成人看的。

【对话作者】

万启福：专注写北碚的“小城故事”



□本报记者 赵欣

2015年的《义字五哥》、2019年的《玩家》、2022年的《野猫岩》……7年之内3部长篇小说陆续出版，每一部都广受称赞，这样的成绩，对重庆北碚区作协副主席万启福来说，是意外的惊喜。毕竟，已经74岁的他，主要以诗歌、散文闻名。他在2003年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小说。长篇处女作写完，他私藏12年，本没想出版。而如今，长篇小说创作已让他上了“瘾”。

因在北碚土生土长，万启福笔下的“北碚”是永恒的关键词。他笔耕不辍、哼哧哼哧，永远也写不尽的，是烂熟于胸的北碚故事。这些小城传奇，为万启福构筑起一个气质独特的文学世界。“人生走到古稀，写了一辈子东西，写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，既然还能写，我就要坚持。”近日，借新书《野猫岩》出版之际，万启福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。

记者：《野猫岩》是你的第三部长篇，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？

万启福：我的长篇都是有关北碚的“小城故事”，但《野猫岩》却有不同主题。前两部可能与当下生活隔得比较远，这次我想尝试现实题材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写我熟悉的北碚“三线建设”故事。书中的时代背景从20世纪60年代跨越到20世纪90年代，展现了以红岩机器厂为代表的一系列“三线工厂”的建设史、成长史、变迁史，也展现了他们与地方企业相互支撑、相互促进的关系。红岩厂遗址北碚歇马野猫岩，这也是书名的来历。

记者：北碚“三线建设”为何值得关注？书写它有何时代意义？

万启福：我生于1948年，青年时代见证了北碚“三线建设”从零起步。红岩机械厂、仪表厂、光学厂等工厂，极大地推动了北碚经济社会发展，也增添了这座小城的文化底蕴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些工厂在新挑战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，至今，歇马仍有各类工业企业数百家。用文学记录去还原这段奋斗的历史，既弘扬了时代主旋律，也对未来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有着重要意义。

记者：对作家而言，宏大叙事不太容易把握，您如何把它写得鲜活？

万启福：无论怎样的叙事，核心都在于塑造人物。《野猫岩》中，我讲述了数十个人物的成长故事，以此展现其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。人物塑造好了，就能拉近宏大叙事与读者的距离。我平日爱观察、积累，几十年来，北碚所有“三线厂”都去过，熟悉那里的人物，以及他们的生活。写作时，他们的神态动作如在眼前，因此我写起来很畅快，读者也觉得亲切。

记者：你的长篇小说写作起步虽晚却佳



百本好书
扫一扫 就看到

百本好书
扫一扫 就看到